佛本行集經/卷05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二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

優陀夷因緣品第五十四上

爾時，佛復告舍利弗作如是言：「汝舍利弗！我今當行遊歷國土，初欲往到本自生地微妙之處，亦當如是。」時舍利弗，即從坐起，整理衣服，偏袒右臂，合掌向佛，而作是言：「世尊！何時當欲遊歷國土觀看聚落？」

爾時，佛告舍利弗言：「汝舍利弗！我於今月，過半月已，布薩事訖，然後當行遊歷國土。」

爾時，世尊過彼半月布薩已訖，與諸比丘，涉歷諸國。爾時，世尊至王舍城，飯食已訖，迴還以足踢城門閫，時彼大地六種震動，動已復動，涌已復涌。時摩伽陀彼國之王頻婆娑羅，與諸人眾，俱詣佛所，即隨佛行，遊涉諸國觀看聚落。時虛空中，無量諸天千億萬眾，見佛將欲遊歷國土，皆來集會，歡喜踊躍，遍滿其體，不能自勝，口出種種微妙音聲，歌嘯喜樂，呼唱大喚，旋裾舞袖，拂弄天衣。復以天上優鉢羅華、拘物頭華、波頭摩華、分陀利華，以散佛上。復持種種末香塗香及香華鬘，亦散佛上，散已復散。

時，婆伽婆所行至處，觀看諸國，一切眾類，皆悉恭敬，尊重供養。如來到處，得諸衣服，最勝最妙，飲食湯藥床褥臥具，如是資物不可稱計，利養殊妙無所乏少，名聞流布遍滿世間。而佛於此名聞利養，不生染著，猶如蓮華處於濁水。

爾時，世尊有如是等無量威德，於諸世間，威德最勝，殊妙第一。

時婆伽婆、多他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

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此世彼世，若天若魔、梵沙門等，及婆羅門，諸天人境，以神通智皆悉證知。而彼世尊，為世說法，辭義巧妙，初中後善，悉令具足清淨梵行。

爾時，世尊知諸眾生堪受化者即教化之，宜建立者教令建立，隨其住處便得成就，應受三歸授三歸法，應受五戒授與五戒，應受八關齋戒之法即授八關齋戒之法，應受十善授十善法，應出家者令得出家，應受具戒授具足戒。如是次第，展轉漸進，至迦毘羅婆蘇都城園林而住。

爾時，世尊至迦毘羅婆蘇都城，住尼拘陀樹林園內，而以偈說遊歷國土勝妙之事：

「釋種如來大師子，　　瞿曇最勝威德者，

往觀城邑及聚落，　　悉有廣大諸異相。

所欲至於村聚落，　　往見如來大聖師，

處處一切諸人眾，　　恭敬尊嚴來迎奉。

所欲至於村聚落，　　往見如來大聖師，

凡是一切諸華樹，　　悉各傾向世尊所。

至於一切林樹下，　　世尊若立若止息，

是樹自然雨其華，　　遍布其地悉充滿。

所至一切林樹下，　　世尊於中若止住，

是樹甘果自然落，　　枝葉婀娜悉低垂。

有樹人所攀及者，　　華果紛雜自可憐，

瞿曇如來大聖師，　　遊行應感如是事。

樹有人所不及者，　　妙華甘果自然落，

瞿曇雄猛大聖師，　　遊行應感如是事。

諸天在於虛空裏，　　雨華名曰薑迦羅，

瞿曇雄猛大聖師，　　遊行應感如是事。

諸天在於虛空裏，　　雨華名曰曼殊沙，

瞿曇雄猛大聖師，　　威德應感如是事。

諸天在於虛空裏，　　雨於雜種妙色華，

瞿曇雄猛大世尊，　　威神應感如是事。

諸天在於虛空裏，　　雨華名曰曼陀羅，

瞿曇雄猛大聖師，　　威德應感如是事。

諸天在於虛空裏，　　雨華名曰波利耶，

瞿曇雄猛大聖尊，　　遊行應感如是事。

諸天在於虛空裏，　　雨華名曰毘婆伽，

瞿曇師子大聖師，　　遊行應感如是事。

諸天在於虛空裏，　　雨華名曰香勝香，

瞿曇師子天人尊，　　遊行應感如是事。

諸天在於虛空裏，　　雨於種種妙香華，

瞿曇大聖人天眼，　　遊行應感如是事。

諸天在於虛空裏，　　雨華名曰普至香，

瞿曇雄猛大聖尊，　　遊行應感如是事。

諸天在於虛空裏，　　雨於微妙金色華，

瞿曇雄猛大聖師，　　遊行應感如是事。

諸天在於虛空裏，　　雨諸微妙寶色華，

瞿曇十力大聖尊，　　遊行應感如是事。

諸天在於虛空裏，　　雨諸妙色寶莖華，

瞿曇雄猛人天眼，　　遊行應感如是事。

諸天在於虛空裏，　　雨優鉢羅微妙花，

瞿曇雄猛天人師，　　遊行應感如是事。

諸天在於虛空裏，　　雨於沈水妙香末，

瞿曇三界天人尊，　　威德應感如是事。

諸天在於虛空裏，　　雨赤栴檀妙香末，

瞿曇師子大聖師，　　遊行應感如是事。

諸天在於虛空裏，　　雨於牛頭妙香末，

瞿曇雄猛大世尊，　　遊行應感如是事。

諸天在於虛空裏，　　奏作種種諸天樂，

瞿曇威猛大聖尊，　　遊行應感如是事。

非人在於虛空裏，　　拂弄種種妙天衣，

瞿曇師子大聖師，　　遊行應感如是事。

諸天隨順佛行路，　　悉持種種妙香華，

為彼大聖天中天，　　隨路雨華恒至膝，

彼時無寒復無熱，　　種種蚊虻諸惡蟲，

微妙大聖天中尊，　　應感能招如是事。

一切大地皆平正，　　山陵堆阜悉坦然，

瞿曇十力大聖尊，　　遊行感應如是事。

一切大地甚清淨，　　無有惡刺諸荊棘，

瞿曇威德天人尊，　　遊行應感如是事。

一切大地微徐動，　　并大巨海及諸山，

瞿曇三界無上尊，　　遊行感應如是事。

一切剎利婆羅門，　　并及毘舍首陀等，

其數千萬有千萬，　　恒共如來相隨逐。

復有地居妙勝天，　　有諸色力大威嚴，

瞿曇雄猛大世尊，　　行住坐立相隨逐。

復有護世四天王，　　並大威力最勝者，

瞿曇微妙大聖尊，　　行住坐立相隨逐。

須彌山頂帝釋王，　　及以梵王娑婆主，

瞿曇奇特最勝尊，　　恒共如是相隨逐。

復有欲界諸天眾，　　及以色界四禪等，

瞿曇威猛大聖尊，　　恒共如是相隨逐。

復有諸龍金翅鳥，　　揵闥婆等阿修羅，

夜叉及以羅剎眾，　　皆共隨逐如來行。

世間所有眾生類，　　已說及以不說者，

悉逐雄猛瞿曇師，　　遊歷國土及城邑。

世尊如是遊行時，　　教化無量人天等，

憐愍所生親族故，　　今至本城迦毘羅。」

爾時，長老優陀夷及以長老車匿，二人俱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却住一面。時二長老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輸頭檀王曾無信心，有不淨心，乃至不欲見諸比丘。」爾時，世尊知是事故，告諸比丘，作如是言：「諸比丘等！誰能往詣輸頭檀王所，至已教化，令其信敬？」

爾時，眾中有一比丘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長老舍利弗者，堪能往詣輸頭檀王所，方便教化令其信敬。」

或有比丘白言：「世尊！今此長老目揵連者，堪能往詣輸頭檀王所，方便教化令其信敬。」

或有比丘白言：「世尊！今此長老摩訶迦葉，堪能教化令其信敬。」

或有比丘白言：「世尊！今此長老大迦旃延，堪能教化令其信敬。」

或有比丘白言：「世尊！今此眾中，長老優樓頻蠡迦葉，堪能教化令其信敬。」

或有比丘白言：「世尊！今此眾中，那提迦葉，堪能教化令其信敬。」

或有比丘白言：「世尊！今此長老優波斯那，堪能往詣輸頭檀王所，方便教化令其信敬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優陀夷，作如是言：「優陀夷！汝於今者，頗能往詣輸頭檀王所，到已教化令信敬不？」

時優陀夷白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堪能。」佛即告言：「汝優陀夷！汝今往詣輸頭檀王所，方便教化令其信敬。」

爾時，長老優陀夷者聞佛世尊如是語已，而白佛言：「唯然世尊！如佛所教，不敢違也。」時，優陀夷於其晨朝，日始初出，著衣持鉢，往詣向彼輸頭檀王宮。到已問彼守門人言：「仁者應知！輸頭檀王今在何許？」彼人報言：「王今在殿治理王務。」

爾時，長老優陀夷往至輸頭檀王之所，在於一廂默然而住。

爾時，左右諸大臣等，見優陀夷在一邊已，即告四門諸守人言：「速往斷此出家之人，勿令在此，致使王見起發惡心。」其守門人，聞大臣命，速往至彼優陀夷邊欲驅令出。時守門人，見已始知是國師子，昔時恒共太子悉達，少小朋遊拊塵之戲，不忍驅逐，而

復迴還。時諸大臣，問守門人，作如是言：「汝等何故不驅如此出家人？」即時守門人，報諸臣等，作如是言：「其人乃是國師之子，從生已來，悉達太子，交故朋親，拊塵之好，是故我等不忍驅遣。」爾時，輸頭檀王在殿料理事訖，起欲還閤，諸大臣等左右圍遶，將入宮內。時，優陀夷速往直至輸頭檀王所，執其王手。當於爾時，輸頭檀王默然不語，作如是念：「我今若語，恐守門人，驅令出去。」其守門人，復作是念：「諸大臣輩，自應驅遣。」其諸大臣，復作是念：「宮門內人，當應遮却。」宮門內人，復作是念：「此人本是輸頭檀王，恒所愛念，如今還復執手而行。」爾時，各作如是念故，無有一人能驅遣者。

爾時，輸頭檀王漸進入宮，昇其內殿，坐師子座。時，優陀夷見淨飯王入彼宮內昇其殿已，優陀夷亦上其殿，去王不遠在前而立。輸頭檀王見優陀夷相去不遠在前立已，即生煩惱，出微細聲，作如是言：「嗚呼苦哉！我子形容，如此枯悴，可厭惡也。汝等速驅此出家人，阿誰聽入使來此也？」

時諸大臣白言：「大王！如臣等見，是事不然。大王不應驅此人出。所以者何？此人既是國師之子，復是悉達小來朋伴拊塵遊戲。」

時，優陀夷言辭哀愍，不令傷損淨飯王意，而說偈言：

「覓求穀實故犁種，　　貪覓寶貨入於海，

我意今來貪住此，　　唯願其事速成就。

如此道路常吉利，　　於諸無畏常安隱，

欲至諸方求利者，　　必使瞿曇利得成。

數數諸人耕其地，　　數數於中散種子，

數數諸天下甘雨，　　數數國內五穀成。

數數乞士恒常乞，　　數數施主恒常施，

數數此世行檀那，　　數數天上獲其果。

數數牸牛搆得乳，　　數數犢子向母邊，

數數婦人懷胎藏，　　數數生產受諸苦。

數數死屍向寒林，　　數數諸親悲啼送，

若得聖道無後有，　　於煩惱中不受生。」

爾時，輸頭檀王聞優陀夷作如是等哀愍語已，猶懷小疑，尋復重問優陀夷言：「尊者本於誰邊出家，大師是誰？」時，優陀夷說偈以報淨飯王言：

「師父名曰輸頭檀，　　所生尊母名摩耶，

懷在胎中經十月，　　生已母終生忉利。

如是聖者生汝家，　　大德大聖天中天，

彼家七世已濟拔，　　名聞處處皆流布。

丈夫人中最希有，　　於一切處不受生，

所生如是大聖者，　　其家恒受大安樂。

釋種親族最名稱，　　尊生百福莊嚴身，

如是釋子天中勝，　　我於彼邊出家者。」

爾時，輸頭檀王復問長老優陀夷言：「善哉比丘！汝實誰邊而得出家？而彼人師，頗有正信及能正意行梵行不？在阿蘭若空閑樹下坐意樂不？」爾時，長老優陀夷以偈復報輸頭檀王，作如是言：

「王問誰邊出家者，　　彼人正信行梵行，

無有方所懷憂怖，　　在於樹下常受樂。

不畏他聲猶師子，　　不被羅網如猛風，

教授他人自無學，　　拔諸恐怖身不怖。」

輸頭檀王復問長老優陀夷言：「如是比丘！今在何處？」優陀夷言：「如大王問，然彼多他伽多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今已在此迦毗羅城尼俱陀林。」

爾時，輸頭檀王即作是念：「此優陀夷，乃是我兒之弟子也。」以是因緣，告諸大臣，作如是言：「卿等今可請此比丘，在座安坐。」其諸大臣聞王勅已白言：「大王！不敢違背。」即請長老優陀夷坐。時，淨飯王復勅諸臣：「卿等將食與此比丘。」諸臣得勅，即持淨水，與優陀夷，澡洗手已，即將飯食授優陀夷。時優陀夷得此食已，而不自食，欲將此食奉獻世尊。輸頭檀王遂問長老優陀夷言：「比丘何故不食此食？」優陀夷言：「此食擬將奉獻世尊，是故不食。」時，淨飯王心復懊惱，涕淚橫流，而作是言：「嗚呼我子！身體柔軟，昔在宮內，恒受快樂，身無諸苦，今日何故受如此困？乃使比丘乞得食已，爾乃方食。」時，淨飯王作是語已，悲啼哽咽，復告優陀夷，作如是言：「比丘今者，但食此食，我今更為別取飯食，將與汝師。」時優陀夷復白王言：「如是大王！此食已擬奉獻世尊，此食世間所有眾生，無能消者。所以者何？然彼世尊，戒行最勝，禪定最勝，智慧亦勝。」時淨飯王告諸大臣，作如是言：「卿等今者更取餘食，與此比丘，令其食已，速將此食，送彼大子。」諸臣即時，更將別食與優陀夷。時，優陀夷飯食已訖，而白王言：「如是大王！如來、世尊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如是王者及諸人眾，無量無邊，皆來恭敬。然今大王！亦應宜往到於彼處。」作是語已，從座而起欲出宮。時輸頭檀王復白長老優陀夷言：「尊者於先至悉達所，作如是言：『我今不久欲來見汝。』」優陀夷言：「敬如王命。」

爾時，長老優陀夷即持彼食，從城而出，至尼俱陀樹林之內，至佛所已白言：「世尊！輸頭檀王，我已教化令得歡喜，欲來見佛。」其優陀夷從宮出時，須臾之間，其輸頭檀王勅諸大臣，作如是言：「卿等知時，悉達太子已至此城，我等今者當作何事？」諸大臣言：「善哉大王！若更有別餘沙門來到王所者，我等尚須供養供給，況復今者悉達太子，與我等身，無異無別，豈得安然不生恭敬？我等但護大王心意，未至彼耳。」爾時，

輸頭檀王勅令振鐸普告城內，悉使知聞：「我今欲至悉達太子往觀彼處，汝等各各備辦莊嚴，隨從於我(迦葉遺師作如是說)。」

（其摩訶僧祇師復作是說，乃言：「爾時，輸頭檀王白優陀夷，作如是言：『如比丘意！欲為太子作何等食？』時優陀夷而白王言：『如是大王！若其欲為世尊造食，當須好作清淨甘美香潔餚饍，世尊唯食如此食耳。』爾時，輸頭檀王勅諸大臣：『卿等須知！速為太子，辦諸清淨香潔飯食。』諸大臣等，聞王勅已，而白王言：『依大王教，不敢違也。』遂即供辦種種餚饍清淨香潔甘美飯食，辦如是已，付優陀夷。其優陀夷，自食訖已，持王所辦餚饍飲食清淨香潔，從迦毘羅婆蘇都城出，往至於尼俱陀林。至彼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『世尊！我已教化輸頭檀王，令心歡喜，欲來見佛。先以如此香美飲食辦具與我，來奉世尊，願佛納受如法食耳。』」）

爾時，諸比丘而白佛言：「希有世尊！云何長老優陀夷，教化輸頭檀王，能令歡喜，又能令辦清淨香潔甘美飲食，將奉世尊？」作是語已，佛告諸比丘，作如是言：「汝諸比丘！其優陀夷，非但今日至於輸頭檀王之所教化訖已，復將甘美飲食與我，往昔亦曾教化於彼令歡喜已，將甘美食而與我來。」

時，諸比丘復白佛言：「唯然世尊！其事云何？願為我等，說如是事，我輩今者願樂欲聞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我念往昔久遠之時，波羅榇國有一烏王，其烏名曰蘇弗多羅(隋言善子)，而依住彼波羅榇城，與八萬烏，和合共住。善子烏王有妻，名曰蘇弗室利(隋言善女)。時，彼烏妻共彼烏王，行欲懷妊。時，彼烏妻忽作是念：『願我得淨香潔飯食，現今人王之所食者。』而彼烏妻，思是飯食，不能得故，宛轉迷悶，身體憔悴，羸瘦戰掉，不能得安。善子烏王既見己妻宛轉迷悶身體憔悴，羸瘦戰掉不自安故，問其妻言：『汝今何乃宛轉於地，身體憔悴，羸瘦戰掉，不能自安？』彼時，烏妻報烏王言：『善哉聖子！我今有娠，乃作是念：「願得清淨香潔餚饍如王食者。」』時善子烏，告其妻言：『異哉賢者！如我今日，何處得是香美飲食？王宮深邃，不可得到，我若入者，於彼手邊，必失身命。』彼妻又復報烏王言：『聖子！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飲食，我死無疑，并其胎子，亦必無活。』善子烏王，復告妻言：『異哉賢者！汝今死日，必當欲至，乃思如是難得之物。』善子烏王，作是語已，憂愁悵怏，思惟而住，復作是念：『如我意者，如是香潔清淨飲食如王食者，實難得也。』

「爾時，烏王群眾之內，乃有一烏，見善子烏心懷愁憂不樂而住，見是事已，詣烏王所，白烏王言：『異哉聖者！何故憂愁思惟而住？』善子烏王，於時廣說前事因緣。彼烏復白善子王言：『善哉聖子！莫復愁憂，我能為王，覓是難得香美餚饍王所食者。』是時烏王，復告彼烏，作如是言：『善哉善友！汝若力能為我得辦如此事者，我當報汝所作功德。』爾時彼烏，從烏王所居住之處，飛騰虛空，至梵德宮，去厨不遠，坐一樹上，觀梵德王食厨之內。其王食辦，有一婦女，備具餚饍，食時將至，專以銀器，盛彼飲食，欲奉與王。爾時彼烏從樹飛下，在彼婦女頭上而立，啄嚙其鼻，時，彼婦女患其鼻痛，即翻此食，在於地上。爾時彼烏即取其食，將與烏王。烏王得已，即將與彼善女烏妻。其妻得已，尋時飽食，身體安隱，如是產生。爾時彼烏，日別數往，奪彼食取，將與烏王。時，梵德王屢見此事，作如是念：『奇哉奇異！云何此烏，數數恒來，穢污我食，復以[口*(隹/乃)]爪傷我婦女？』而王不能忍此事故，尋時勅喚網捕獦師，而語之言『卿等急速至彼烏處，生捕將來。』其諸獦師聞王勅已，啟白王言：『如王所勅，不敢違命。』獦師往至，以其羅網捕得此烏，生捉將來付梵德王。時梵德王，語其烏言：『汝以何故數污我食？復以[口*(隹/乃)]爪傷我女婦？』爾時彼烏語梵德王：『善哉大王！聽我向王說如此事，令王歡喜。』時梵德王，心生愕悅，作如是念：『希有斯事！云何此烏，能作人語？』作是念已，告彼烏言：『善哉善哉！汝必為我說斯事意令我歡喜。』爾時，彼烏，即以偈頌向梵德王，而說之曰：

「『大王當知波羅榇，　　有一烏王恒依止，

八萬烏眾所圍遶，　　悉皆取彼王處分，

彼烏王妻有所憶，　　我向大王說其緣。

烏妻所思香美餚，　　如是大王所食者，

是故我今數數來，　　抄撥大王香美食，

今者為彼烏王故，　　致被大王之所繫。

善哉唯願大聖王，　　慈悲憐愍放脫我，

我為烏王彼妻故，　　數來抄撥大王食。

我念從此一生來，　　未曾經造如此事，

今為大王一勅已，　　於後不敢更復為。』

「時梵德王既聞彼烏如此語已，心生喜悅，作如是言：『希有此事！人尚不能於其主邊有如是等愛重之心，如此烏也。』作是語已，其梵德王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若有如是大臣者，　　彼應重答食封祿，

須似如是猛健烏，　　為主求食不惜命。』

「其梵德王說此偈已，復告烏言：『善哉汝烏！於今已去，常來至此取香美食，若其有人，遮斷於汝不與食者，來語我知，我自與汝己分所食，而將去耳。』」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當知！彼烏王者，我身是也；彼時為王偷食烏者，即優陀夷比丘是也；梵德王者，此即輸頭檀王是也。於時比丘優陀夷，令彼歡喜，為我取食；今亦復爾，令淨飯王心生歡喜，又復為我而將食來。」

時，淨飯王於後方始扣其鈴鐸，勅迦毘羅婆蘇都城所有人民：「不得一人於先往見悉達太子，若欲見者，要須共我相隨而見。」

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二